

校刻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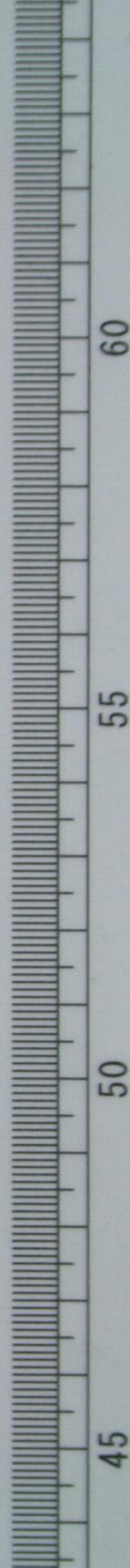
七

津田文庫

文庫 1

1821

7



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書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卷合藏書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八 起強圉大淵獻盡上章困敦凡十四年

孝景皇帝下

刀在文庫

前三年冬十月梁王來朝朝直遙翻時上未置太子與梁王宴飲從

容言曰從千容翻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

內喜孔穎達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太后亦然詹事竇嬰班表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

陵書詹事秩真二千石師古曰皇后應劭曰詹省也給也臣瓚曰茂

太子各置詹事隨其所在以名官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之天

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后由此憎嬰引酒進之

蓋罰爵也嬰因病免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門籍出入宮殿門之籍也請材性翻又如字

梁王以此益驕春正月乙巳赦長星出西方洛陽東宮

通鑑卷十六

漢紀八

010190612738

1821-7

災洛陽縣河南郡治所高祖先居洛陽因築宮室有南宮北宮東宮初孝文時吳太子入見楚漢春秋曰吳太子

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

局提吳太子殺之提徒計翻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愠曰愠於問翻師古曰怒也孔

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疾

不朝朝直遙翻京師知其以子故繫治驗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

謀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

是文帝復問之又復扶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

吳王恐以故遂稱病夫察見淵中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索隱曰案此

語見韓子及文子章昭曰知臣下陰私使師古曰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言赦其

已往之事使自得自新也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

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

下同四有
漢書荆
厚吳傳
也字陸
本同此
從史記

欲得民心以為卒者履其庸隨時月予平賈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履

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是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

輒與平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吳王欲得人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

心乃予平賈官讎之也予讀曰與下同賈讀曰價

里他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餘年鼂

錯數上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鼂直遙翻

及帝即位錯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

弱說式芮翻大封同姓齊七十餘城楚四十餘城吳五十餘城

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郤與隙同詐稱病

不朝於古濫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反

益驕溢卽山鑄錢師古曰煮海水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公

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難乃且翻

及楚王戊來朝錯因言戊往年為薄太后服私姦服舍師古曰

喪之次若聖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東海郡即秦郟部高帝更名及前年趙王

膠西後改
為高密

削其六

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

縣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

與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好呼諸侯皆畏憚之。於是使中大夫

應高。口說膠西王曰。應本自周武王後左傳
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也今者主上任用邪臣。

聽信讒賊。侵削諸侯。誅罰良重。師古曰良
實也信也日以益甚。語有之曰。

狃糠及米。師古曰狃古甜字食爾翻狃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喻言初狃糠
遂至食米也索隱曰言狃糠盡則至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

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
肆縱也吳王身有

內疾。師古曰謂疾在身
中不顯於外也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常患見疑。無以自

白。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師古曰脅翁也謂斂之也累足重足
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放也累與索同竊聞大

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罪
皆不至於削地此恐

不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奈何。高曰。吳王自以為與大王

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於天下。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

駭曰。瞿居具翻說文瞿遠視貌
師古曰瞿然無守之貌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

史記
營作營

安得不事。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營惑天子。師古曰營謂
回繞之也侵奪諸

侯。諸侯皆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昔浦妹翻彗祥歲翻
又徐醉翻又旋芮翻蝗

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所以起也。索隱曰所謂殷
憂以啓明聖也吳王

內以鼂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洋天下。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師
古曰方洋猶翱翔也

所向者降。降戶
江翻所指者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

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

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
處須待也治直之翻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併。兩主分割。不

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果。乃身自為使者。至

膠西。面約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當漢十二。

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謂王
之太后也今承一帝。尚云不易。易以
鼓翻

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益生。王不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

濟南。皆許諾。齊王將閭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
濟南王辟光皆文帝封濟子禮翻初。楚元王好書。好呼
到翻與

魯申公。穆生。白生。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王楚。以三人為中大夫。

申公
尤培名
一反扶

作陪公
及生其
號也見
林史傳
注

案注師
古以下
八字宜
在日不
終

漢書楚
元王傳
雅上二
有非耳
下字

確白也
四隆字
雅隆字
林雅作
非

下同
字衍

况翻 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子夷王。孫

王戊即位。楚元王交高祖異母弟。楚子重子辛皆出於穆王。楚人謂之二穆。故楚有穆姓。秦有白乙丙白圭。楚有白公浮丘。復姓夷王名郢。客元王子。戊元王孫。師古曰。醴。甘酒。少麴多米。二宿而熟。不耆之耆。讀曰嗜。為于偽翻。下同。常設。後乃忘設焉。忘。忘也。放翻。穆生

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

稱疾臥。申公白生彊起之。彊。其兩翻。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與。讀。今

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日。易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

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幾。居依翻。師古曰。易下繫之辭。見戶電翻。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

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

道之人。胡可與久處。豈為區區之禮哉。區。區謂小也。處。昌呂翻。為于偽翻。遂謝病

去。申公白生獨留。王戊稍淫暴。太傅韋孟作詩諷諫。不聽。亦去

居於鄒。姓譜。韋姓出顛項。大彭豕韋之後。戊因坐削地事。遂與吳通謀。申公白生

諫。戊胥靡之。衣之赭衣。使雅舂於市。晉灼曰。高肱舉杵正身而舂之。師古曰。為木杵而手舂。即今所

謂步曰者耳。休侯富使人諫王。孟子去齊居休。趙岐註曰。休地名。蓋即富所封之地。富楚元王之弟也。

王曰。季父不吾與。我起。先取季父矣。休侯懼。乃與母太夫人。犇

京師。臣瓚曰。侯母號太夫人。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吳王遂先起兵。誅

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皆反。楚相張敖。

太傅趙夷吾諫王戊。戊殺尚。夷吾。趙相建德。內史王悍諫王遂。

遂燒殺建德。悍。悍。下罕翻。又侯。肝翻。齊王後悔。背約城守。背。蒲妹翻。守。式又翻。濟北

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

率。師古曰。渠大也。率。所類翻。與菑川。濟南。共攻齊。圍臨菑。臨。菑。齊都。趙王遂發

兵。住其西界。欲待吳楚俱進。北使匈奴。與連兵。使。疏吏翻。下同。吳王悉

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將。亮翻。少子年十

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凡二十餘

萬人。南使閩。東越。使。疏吏翻。閩。東越亦發兵。從。從。才用翻。吳王起兵于

廣陵。廣陵。吳都。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罪狀鼂錯。遺。子

欲合兵誅之。吳楚共攻梁。破棘壁。索隱曰。按左氏傳。宣公二年。宋華元戰於大棘。杜預曰。在襄邑東南。蓋即

通鑑卷十六

漢紀八

四

棘壁是也。括地志：大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殺數萬人。乘勝而前。銳甚。梁孝王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敗補士卒皆還走。梁王城守睢陽。睢陽

睢音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及

七國反，書聞。上乃拜中尉周亞夫為太尉，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班志：曲周縣屬廣平國。將軍爰布擊齊。復召竇

嬰，拜為大將軍，使屯滎陽，監齊趙兵。班志：滎陽縣屬河南郡。監古銜翻。初，鼂錯所

更令三十章。更工諸侯謹謹。謹許錯父聞之，從潁川來。潁川人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疎與口語

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

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守式又言：「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徐僮二縣皆屬臨淮郡。錯初議削諸侯地，以疆漢及七國反，乃欲以徐僮之旁予吳，是自畔其說，惡得無死乎？予讀曰與。錯素與

吳相袁盎不善。相息錯所居坐，盜輒避。盜所居坐，錯亦避。祖

賦兩人未嘗同堂語。及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按盜，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錯謂丞史曰：班表：御史大夫有兩丞，秩千石。侍御史十五人。

「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盜，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治直之翻。今兵西

向，治之何益？且盜不宜有謀。錯猶與未決。猶與即猶豫也。與去聲。人有告盜，盜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

召盜。盜入見。為于驚翻，入見賢遍翻。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調計也。計發兵食也。調徒鈞翻。

上問盜：「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

何以言其無能為也？」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誘音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章懷太子賢曰：命名也。謂稅其名籍而逃亡。故相誘以亂。錯曰：

盜策之善。上曰。計安出。盜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盜曰。

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屏必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

盜。卒子恤翻。下卒受同。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遺

季翻分。扶問翻。今賊臣黽錯。擅適諸侯。適讀。曰謫。削奪之地。以故反。欲西

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使疏。吏翻。

下使。吳同。復其故地。則兵可母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

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盜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孰

同。乃拜盜為太常。中六年始改奉常為太。常時盜猶為奉常也。密裝治行。治直。之翻。後十

餘日。上令丞相青。中尉嘉。廷尉歐。丞相陶青。中尉嘉。失其姓。廷尉張歐。劾奏。錯不稱

主上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無臣子禮。大逆無

道。錯當要斬。劾戶槩翻。疏與疎同。予讀曰與。要與腰同。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制曰。可。錯殊不知。壬子。上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古師

日。誑云乘車案行。市中也行。下孟翻。錯衣朝衣。斬東市。衣朝上於既。翻。下直遙翻。上乃使袁盎與

吳王弟子宗正德侯通使吳。高祖兄仲之子廣封德侯。生通。德侯國在泰山界。謁者僕射

鄧公為校尉。上書言軍事。見上。校戶教翻。上書。之上時掌翻。上問曰。道軍所來

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臣瓚曰。道由也。聞黽錯死。吳楚罷不。不讀。曰否。鄧公曰。吳為反數

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拊口不敢復言矣。拊其炎翻。復扶又翻。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黽錯。患諸

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

受大戮。卒子恤翻。或讀為粹。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

不取也。偽子。偽翻。於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袁盎劉

通至吳。吳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令拜

受詔。宗正於滯猶。子之親也。吳王聞袁盎來。知其欲說。說式芮。翻下同。笑而應曰。

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盎。而留軍中。欲劫使將。將即。亮翻。盎不

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間脫亡。歸報。間古。亮翻。太尉亞夫言於上

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四。妙翻。輕虛勁翻。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

制也。上許之。亞夫乘六乘傳。

張晏曰：傳車六乘也。乘繩證翻。傳張戀翻。余據漢有乘傳馳傳文帝之自代入立也。張武等乘六乘傳，今亞夫乘六乘傳，六乘傳之見於史者二，蓋又與乘傳不同也。

將會兵滎陽。

師古曰：會兵謂集大兵。

發至

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

行，必置間人於殺澠院陘之間。

澠，彌竟翻。殺山澠池之間，其道院陘，院於解翻。陘與狹同。

且兵

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過

差一二日。

自霸上左趨殺澠至洛陽，其道便近，若自霸上右趨藍田，出武關至洛陽，其道迂曲，故差一二日。走音奏，問如字。

直入武

庫

洛陽有武庫。

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為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

計，至洛陽，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師古曰：言不自意得安全至洛陽也。

今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

考異曰：史記漢書皆云：太尉得劇孟，蓋其徒欲為孟重名，妄撰此言，不足信也。

乃請趙涉為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昌邑，梁地，後為山陽郡。治所走音奏，下同。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

班志：勃海郡有條縣，音條，數所角翻。使使上如字，下疏吏翻。

又使使愬條侯於上，上使告條侯救梁。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

而使弓高侯等將輕騎兵出淮泗口。

韓王信之子，類當自匈奴中來歸，封為弓高侯。功臣表：弓高屬營陵。

其饜道。

塞悉則翻。饜，古餉字。

梁使中大夫韓安國及楚相張尚弟羽為將

地理志：弓高屬河間國，蓋類當受封於文帝之初，而河間國則二年所置，故志與表異。泗水南入淮，故謂之淮泗口，騎奇寄翻。

軍，羽力戰，安國持重，乃得頗敗吳兵。

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

吳糧絕，卒飢，數挑戰，終不出。

數所角翻。挑徒了翻。

條侯堅壁，不肯戰。

下邑縣屬梁國。

即走條侯軍，會下邑。

條侯軍中夜驚，內相攻。

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

吳犇壁東南陘。

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

飢死叛散，乃引而去。二月，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濞棄

其軍，與壯士數千人夜亡走。楚王戊自殺。吳王之初發也，吳臣

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奇道，難以立功。

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

上時掌翻。

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

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借人。

御人地
及事漢
部引漢
書走漢
趨地作
有金下

刑注蘇師吳
古非也
說言非難
上人亦且
反王疑是
則已矣
下乃云
多它分
兵謂去
前車不
則或難
利非有
耳非者
云其重

御覽
式部
作部
賦部
賦部

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爲己利於吳生患也

徒自損耳吳王卽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

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

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

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

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

老將卽亮翻下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兵兵未度淮諸

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凡軍行有大將裨將領軍皆有部曲部有校尉曲有軍候軍司馬又有假候假司馬皆有

爲別部司馬獨周丘不用周丘者下邳人班志下邳屬東海郡亡命吳酤

酒無行行下孟翻王薄之不忍周丘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

得待罪行間上時掌翻說式芮翻行戶剛翻臣非敢求有所將也將卽亮翻願請

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予之予讀日與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

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傳張戀翻

史記
王傳
亦作
陽城

令力正翻從才用翻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屠下邳不過

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

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畧城邑比至陽城兵

十餘萬破陽城中尉軍陽城漢書作城陽城陽國都莒其地南接下邳之境班表王國有中尉掌武職比必寐翻及也聞

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度徒洛翻卽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

背死史言吳王有才不能用以至于敗壬午晦日有食之吳王之棄軍亡也軍

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降戶江翻吳王度淮走丹徒班志丹徒

縣屬會稽郡即春秋之朱方括地志丹徒故城在潤州丹徒縣東南十八里南徐州記秦使褚衣鑿其處因謂之丹徒鑿處今在故縣西北六里丹徒峴東南保

東越欲依東越以自保也兵可萬餘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啗徒覽翻餅之也又徒濫翻譙也食也東越卽給吳王出勞軍勞力到翻使人縱殺吳

王孟康曰方言戰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以矛戟撞之縱音楚江翻盛其頭馳傳以聞盛時征翻傳張

吳太子駒亡走閩越吳楚反凡三月皆破滅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謀爲是然梁王由此與太尉有隙爲梁王毀短亞夫張本三王之圍

史記齊世家將下有劫

作當作注家史已下後作

臨菑也。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官為中大夫。天子

復令路中大夫還報，告齊王堅守。漢兵今破吳楚矣。路中大夫

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與路中大夫盟曰：若反

言漢已破矣。重直龍翻，將即亮翻，師古曰：若汝也，反謂反易其辭也。齊趣下三國。趣讀曰促。不

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已發兵百萬，使

太尉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

中大夫，齊初圍急，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路中大夫從漢來，

其大臣乃復勸王無下三國。會漢將欒布、平陽侯等兵至齊。史齊王傳：作平陽侯曹襄，史記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言。擊破三國兵，解圍已。斷句。後聞齊初

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齊。齊孝王懼，飲藥自殺。膠西、膠東、菑

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

漢兵還，臣觀之已罷。罷與疲同。可襲，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

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弓高侯韓頰當遺膠

西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遺于季翻。

降戶江翻。王何處須以從事。言膠西王於降與不降之間欲以何自處，吾待以行事，處昌呂翻。王肉袒叩

頭，詣漢軍壁，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

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

王發兵狀。王頓首，郝行。郝與膝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

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恐其敗亂天下。工更

衡翻，取補邁翻。七國發兵，且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已罷兵歸。將軍

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

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為王讀之。為于僞翻，下同。曰：王

其自圖。王曰：如叩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王

菑川王、濟南王皆伏誅。酈將軍兵至趙，趙王引兵還邯鄲，城守

邯鄲。酈寄攻之，七月不能下。匈奴聞吳楚敗，亦不肯入邊。欒布

破齊還，并兵引水灌趙城，城壞。王遂自殺。帝以齊首善。師古曰：言其初

通鑑卷十六

黃史八

首無逆亂之心

以迫劫有謀。非其舉也。召立齊孝王太子壽。是為懿王。

濟北王亦欲自殺

濟北王志齊悼惠王子文帝十六年受封

幸全其妻子。齊人公孫攬

謂濟北王曰

攬俱縛切

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

而不用。死未晚也

為于偽翻說式芮翻

公孫攬遂見梁王曰。夫濟北之地。

東接彊齊。南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張晏曰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

為五晉灼曰四分即交午而裂如田字也

權不足以自守。勁不足以捍寇。又非有奇怪。云

以待難也。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

如淳曰非有奇材異計欲為亂逆也但假權許吳以避禍耳晉灼曰

非有以怪異之心而城守。須待變難以應吳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言權謀勁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靈。可以禦難。恐不能自全。故墜言於吳也。墜猶失也。難乃且翻

鄉使濟北見情實。示不從之端

鄉讀曰嚮見賢遍翻

則吳必先歷齊。畢濟

北

歷過也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東之從。結而無隙矣

從子容翻

今吳王連諸侯之兵。毆白徒之眾

師古曰毆與驅同白徒言素非軍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

西與

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不下。使吳失與而無助。跬步獨進

師古曰半

步曰跬音空累翻

瓦解土崩。破敗而不救者。未必非濟北之力也。夫以

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彊。是以羔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

小羊曰羔小牛曰犢

守職不撓

撓奴教翻

可謂誠一矣。功義如此。尚見疑於

上。脅肩低首。累足撫衿。使有自悔不前之心

自悔者悔不與吳同也

於漢也

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職者疑之。臣竊料之。能歷西

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

師古曰西山謂穀及華山也抵至也攘袂也袂衣袖也攘袂猶今人言捋

臂耳余謂長樂太后居之未央天子居之徑長樂抵未央猶言自太后所至帝所也樂音洛

獨大王耳。上有全亡之功

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恩加於無窮。願大王留意詳惟

之

孝王大說

說讀曰悅

使人馳以聞。濟北王得不坐。徙封於

菑川。河間王太傅衛綰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綰以中郎將

事文帝。醇謹無他。上為太子時。召文帝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

文帝且崩。屬上曰。綰長者。善遇之。故上亦寵任焉

屬之欲翻

夏六

月乙亥。詔吏民為吳王濞等所誑。當坐。及逋逃亡軍者。皆赦

之

註戶卦翻亡軍從軍而逃者也

帝欲以吳王弟德哀侯廣之子續吳。以楚元

王子禮續楚

德哀侯廣之子即德侯通也禮時封平陸侯為宗正

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

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後不許吳許

立楚後乙亥徙淮陽王餘為魯王汝南王非為江都王王故吳

地立宗正禮為楚王立皇子端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中山王都盧奴

四年春復置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國新反備非常傳張懸翻夏四

月己巳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六月赦天下秋七

月臨江王閔薨冬十月戊戌晦月末為晦日有食之李心傳曰漢景帝四年中四年

皆以冬十月日食今通鑑書於夏秋之後蓋編輯者自志中摘出不思漢初以十月為歲首故誤係之歲末耳余按此誤劉貢父已言之通鑑蓋承用漢書本紀也

初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王

必欲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之將即亮翻下同屬之欲翻委也言以兵事委之相已將兵

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守式又翻為于偽翻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

晉灼曰曲城侯功臣表蟲達也師古曰晉說非此蟲達之子耳名捷達已先薨也班志曲城縣屬東萊郡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

江廬江王不應而往來使越使疏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

心及吳楚已破衡山王入朝上以為貞信勞苦之曰勞來到翻南方

卑濕徙王王於濟北以褒之王於之王于况翻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

相交師古曰邊越者邊界與越相接據班志廬江故淮南文帝初分淮南為廬江國在江南若班志之廬江郡則其地盡在江北矣數所角翻徙為衡山王王江北衡山王都六其地在江北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班志陽陵縣屬馮翊本弋陽縣索隱曰帝豫作壽陵於此因更縣名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夏

募民徙陽陵賜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徙廣川王

彭祖為趙王濟北貞王勃薨諡法清白守節曰貞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雨三日以往為霖初上為太子薄太后以薄氏

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無寵秋九月皇后薄氏廢楚文王禮

薨初燕王臧荼有孫女曰臧兒嫁為槐里王仲妻生男信與

兩女而仲死班志槐里縣屬扶風秦之廢丘也高祖二年更名更嫁長陵田氏更工衡翻生男

蚡勝蚡扶粉翻文帝時臧兒長女為金王孫婦生女俗長知兩翻下同臧

兒卜筮之曰兩女皆當貴臧兒乃奪金氏婦金氏怒不肯予決

通鑑卷十六

史記本紀正作

乙亥案作日當二
字疑是日當
漢作書年日
表案作日當
已案作日當
辛案作日當
無案作日當
史記本紀後
九月案作日
置案作日當
從案作日當
刪而案作日
六月案作日
有案作日當
二案作日當
案目錄
十月案作日
戌案作日當
當作日當

子讀曰與決別也言不肯與別師古曰決絕也

內之太子宫生男徹徹方在身身與娠同師古曰漢史多以娠

為任時王夫人夢日入其懷及帝即位長男榮為太子其母栗

姬齊人也長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長知兩翻嫖文帝女景帝之姊師古曰年最長故謂之長公主余謂

帝女稱公主帝之姊稱長公主嫖降堂邑栗姬以後宮諸美人皆因長

疾陳午生女是為武帝陳皇后嫖匹昭翻

公主見帝故怒而不許長公主欲予王夫人男徹子讀曰與王夫

人許之由是長公主日讒栗姬而譽王夫人之美譽音帝亦

自賢之又有曩者所夢日符王夫人之震武帝也夢日入其懷所謂符也計未有所定

王夫人知帝曩栗姬曩乎監翻口有所銜也康曰恨也史記曰帝嘗體不安屬諸子為王者於栗姬曰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帝患心曩因怒未解陰使人趣大行晉灼曰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之而未發也

制以賓諸疾者師古曰大行令本名行人典客屬官也後改曰大行令余按班表帝中

六年改典客曰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意其

有誤不然則追書也原父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採他書成

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客為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

於改革耳非表請立栗姬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而汝遂

誤也趣讀曰促按誅大行

七年冬十一月己酉廢太子榮為臨江王太子太傅竇嬰力爭

不能得乃謝病免栗姬悲恨而死庚寅晦日有食之二月

丞相陶青免乙巳太尉周亞夫為丞相罷太尉官夏四月乙

巳立皇后王氏丁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是歲以太僕

劉舍為御史大夫劉舍高祖功臣桃安侯劉襄之子襄本項氏親賜姓濟南太守邳都為中

尉濟南王辟光反國除為郡邳都之日始都為中郎將敢直諫嘗從入上

林賈姬如廁賈姬即賈夫人生趙王彭祖中山王勝野彘卒來入廁卒讀曰猝上目都都

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復扶

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乃還彘

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都都為人勇悍公廉不發

私書問遺無所受悍下罕翻遺于季翻請謁無所聽及為中尉先嚴酷先

薦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師古曰言其驚

甚

史記外傳

案日錄十一月辛酉朔己酉

漢史記

御覽人

通鑑卷十六

漢紀六

七

中元年夏四月乙巳赦天下。地震。衡山原都雨雹。大者尺

八寸。原都地名蓋屬衡山國。兩王遇翻。

二年春二月匈奴入燕。燕因肩翻。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壻

垣為官徵詣中尉府對簿。帝即位之初令天下郡國各立太祖太宗之廟故臨江王國亦有之。壻與墀同而緣翻。師古曰簿者

獄辭之文書。音步戶翻。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師古曰刀所以削治書也。古者著書於簡牘故必用刀焉。

而中尉邳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間與臨江王。何間隙而與之也。魏其侯寶嬰

班志魏其侯國屬琅邪郡。予讀曰與間古覓翻。臨江王既為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

後竟以危法中都而殺之。師古曰謂構成其罪中竹仲翻。考異曰史記本紀後二年正月邳將軍擊匈奴酷吏傳邳都死後

宗室多犯法上乃召穽成為中尉成為中尉在中六年則後二年所謂邳將軍者非都也疑別一人漢書紀無邳將軍事。夏四月有星孛

于西北。李蒲內翻。立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廣川王彭祖王趙故立越為王

膠東王微為太子故立寄為王。秋九月甲戌晦日有食之。初梁孝王以至親有

功。梁王以母弟之親又有破吳楚之功。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蹕入警。王寵

信羊勝公孫詭以詭為中尉。勝詭多奇邪計欲使王求為漢嗣。

栗太子之廢也。太子榮栗姬之子故號栗太子。太后意欲以梁王為嗣嘗因置

酒謂帝曰安車大駕用梁王為寄。帝跪席舉身曰諾。罷酒帝以

訪諸大臣。大臣袁盎等曰不可。昔宋宣公不立子而立弟以生

禍亂五世不絕。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穆公穆公又舍其子馮而立與夷其後馮卒與與夷爭國見春秋傳。小不忍害

大義。故春秋大居正。公羊傳之言。由是太后議格遂不復言。格音閣止也。

王又嘗上書願賜容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眾築作

甬道朝太后。甬余拱翻。朝直遙翻。袁盎等皆建以為不可。建建也。梁王由

此怨袁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謀陰使人刺殺袁盎及他

議臣十餘人。刺七亦翻。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意梁者以意測度知其為梁所

逐賊。果梁所為。上遣田叔呂季主往按梁事。捕公孫詭羊勝

詭勝匿王後宮。使者十餘輩至梁責二千石急。梁相軒丘豹及

內史韓安國以下舉國大索。姓諱楚文王庶子食采於軒丘其後為氏索山客翻。月餘弗得

安國聞詭勝匿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者臣死。大王無良

載乃保諸少通節未得謂其當未宜正之傳安車大駕以謂太子自謂也駕太也為寄猶云羊勝也常語也

季述來

通鑑卷十六

漢紀八

十一

臣故紛紛至此。今勝詭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臨江王親。王曰。弗如也。安國曰。

臨江王。適長太子。

行戶剛翻。度徒洛翻。適讀曰嫡。長知兩翻。

以一言過。

師古曰。景帝常屬諸姬子。栗姬言不

遜由是廢太子

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

王于況翻。卒子恤翻。下同。

何者。

治天下。終不用私亂公。

治直之翻。

今大王列在諸侯。誅邪臣浮說。

誅音戌。誘也。

犯上禁。燒明法。

燒奴教翻。

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大

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

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王泣數行而下。

卒子恤翻。行戶剛翻。

謝安

國曰。吾今出勝詭。王乃令勝詭皆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梁王。

梁王恐。使鄒陽入長安。見皇后兄王信。說曰。

說式芮翻。下同。

長君弟得

幸於上。後宮莫及。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

長知兩翻。行下孟翻。

今袁

盜事即窮竟。梁王伏誅。太后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竊為

足下憂之。

為于偽翻。下精為同。

長君曰。為之奈何。陽曰。長君誠能精為上

言之。得毋竟梁事。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

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

長君之弟謂皇后也。如淳曰。兩宮太后宮及帝宮也。

金城之固

也。師古曰。言其榮寵無極。而不可壞。故取喻於金城。

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

為天子。封之於有卑。

界音鼻。師古及柳宗元皆以為零陵之鼻亭。即象所封。

夫仁人之於兄弟。

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用孟子語意。

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

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言之。

微一遙翻。問古莧翻。

帝怒稍

解。是時。太后憂梁事。不食。日夜泣不止。帝亦患之。會田叔等按

梁事來。還至霸昌廐。

霸昌廐在長安東。括地志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

取火。悉燒梁之獄

辭。空手來見帝。

見賢遍翻。

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

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母以梁事為問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

伏誅。是漢法不行也。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

陛下也。上大然之。使叔等謁太后。且曰。梁王不知也。造為之者。

獨在幸臣羊勝。公孫詭之屬為之耳。謹已伏誅死。梁王無恙也。

一作本

六字宜
刪案目錄
十月己
亥朔戊
午當作
戊辰晦

史記本
紀乙作
案目錄
乙卯朔
己卯朔
五卯朔

漢書本
紀注中
下有字
有者下
二日者
苑作苑
苑作苑
御覽兵
部欲馳
馳還作
還馳

史記李
將軍博
之誘同
御覽同

通鑑卷十六

輒讞之

厭服也師古曰一瞻翻又於涉
翻讞魚列翻又魚蹇翻平議也

地震

六年冬十月梁王來朝上疏欲留上弗許

褚少孫曰諸侯王朝見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

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為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
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

歸國意忽忽不樂

樂音洛

十一月改諸廷尉將作等官名

時改廷尉

幸雍郊五時

時音止

三月雨雪

夏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聞

之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

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買為梁王明為濟川

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

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

梁仍都睢陽濟川國在陳留東郡之

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一餐

說讀曰悅

孝王未死時財以巨萬

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

藏徂浪翻

他物稱是

證翻

上既減答法

見上卷元年

答者猶不全乃更減答三百曰二百答

二百曰一百又定箠令

師古曰箠策也所以擊者也音止蕊翻

箠長五尺

亮翻其本

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答者答

如淳曰然則先時答背也譬徒門翻

畢一罪乃更人

衡工

自是答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

輕民易犯之

易以

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馬門有句注之險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為苑

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縣也養鳥獸通名曰苑故謂牧馬

始造苑馬以廣用吏卒戰死者二千人隴西李廣為上郡太守嘗

從百騎出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為誘騎

誘騎者見少以誘敵誘音酉下同

皆

驚上山陳

師古曰為陳以待廣也陳讀曰陣下同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

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

射而亦翻下同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之誘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

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

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

師古曰示以堅

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

師古曰將之乘

通鑑卷十六

漢紀八

十七

白馬者也。護謂監視之將。即亮翻。

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李廣乃歸其大軍。秋七月辛亥晦。日有食之。自鄧都之死。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上乃召濟南都尉南陽甯成。為中尉。其治效鄧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傑皆人人惴恐。惴之。瑞翻。城

陽共王喜薨。共王喜文帝前四年。嗣父章爵為王。八年徙王淮陽。後四年復還城陽。至是而薨。共讀曰恭。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訖。其

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讞。魚列翻。又魚蹇翻。欲令治獄者務先寬。治直。之翻。三月赦天下。

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中三年禁民酤酒。今弛此禁。酺音蒲。五月丙戌。地震。上庸

地震。二十二日。屬漢中郡。壞城垣。壞音怪。秋七月丙午。丞相舍

免。乙巳晦。日有食之。八月壬辰。以御史大夫衛綰為丞相。

衛尉南陽直不疑為御史大夫。姓諱楚人。直弓之後。初不疑為郎。同舍有

告歸。悞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不

疑謝有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

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人或廷毀不疑。師古曰。嘗廷見之時。而毀之。以為

盜嫂。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帝居禁中。召周亞

夫賜食。獨置大胾。師古曰。胾大臠。孔穎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胾。臠則吏翻。無切肉。又不置

箸。亞夫心不平。顧謂尚席取箸。應劭曰。尚席。主席者也。上視而笑曰。此非

不足君所乎。孟康曰。設臠無箸者。此非不足滿於君所乎。嫌恨之也。如淳曰。非故

此由我意。於君有不足乎。亞夫免冠謝上。上曰。起。亞夫因趨出。上目送之曰。此

鞅鞅。非少主臣也。居無何。亞夫子為父買工官尚方甲楯五百

被。可以葬者。少詩昭翻。為于偽翻。楯。食尹翻。如淳曰。工官官名。張晏曰。被。具也。五百。具甲楯也。師古曰。被。皮義翻。取庸苦之。

不與錢。師古曰。庸。謂賃也。苦。謂極苦使也。余謂亞夫之子無識。若使其人而不與

也。庸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上時。掌翻。事連汙亞夫。書既

通鑑卷之六

五十七月志 乙巳晦日先 晦此有食 日此有食 之此有食 木此有食 史此有食 七此有食 已此有食 丞相劉 舍此有食 八月無 壬辰無 縮上無 侯三無 尚三無 又三無 昭三無 元三無 御元無 物元無 史元無 作元無 食元無 非元無 字元無

聞。上下吏。吏簿責亞夫。如淳曰簿問其辭情師古曰簿責者書之於簿一責問之也汙烏故翻下戶嫁翻亞夫

不對。上罵之曰。吾不用也。孟康曰言不用汝對欲殺之也如淳曰恐獄吏畏其復用事不敢所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一云帝

責吏云不勝其任吾不用。汝故召亞夫令詣廷尉也召詣廷尉。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亞夫

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欲反。地上。即欲

反。地下耳。吏侵之益急。初。吏捕亞夫。亞夫欲自殺。其夫人止之。

以故不得死。遂入廷尉。因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是歲。濟陰哀

王不識薨。禮翻

二年。春正月。地一日三動。三月。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

死。發車騎材官屯鴈門。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

師古曰食讀曰飢以粟食馬者沒其馬入官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鏤力

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綵是也組今綴紛條是也臣瓚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瓚說是也綵會也會五

采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綵子內翻條他牢翻。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也。夫飢

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亡古無字通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

廟。桑盛。祭服為天下先。盛時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所頒

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長知兩翻今歲或不登。民食頗

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

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師古曰漁言若漁獵之為也李奇曰

也。杜佑曰。縣丞。長吏也。姦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斐曰姦法因法作

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為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

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翻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五月。詔。算貲四得官。服虔曰貲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

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貲。又不得官。故減貲。四算得官矣秋。大旱

三年。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十二月晦。雷。日如紫。五星逆

行。守太微。晉天文志太微天子廷也五帝座也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南

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東

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北東太陽門也。第四星

通鑑卷十六

春字衍本紀史記下食馬粟正月

案目錄十月己酉二月丁酉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陽門也第四星曰上相次亦四輔也月

貫天廷中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為幣用師古曰幣者所以通有無易貴賤也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

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

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韋昭曰發民用其民也取庸取其資以顧庸也采黃金珠玉者坐贓

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甲寅皇太子冠冠古玩甲子帝崩

于未央宮臣瓚曰壽四十八太子即皇帝位年十六尊皇太后為太皇

太后皇后為皇太后二月癸酉葬孝景皇帝于陽陵臣瓚曰自崩及

葬凡三月封皇太后同母弟田蚡為武安侯班志武安縣屬魏郡又據溝洫志蚡封武

安而奉邑食清河之郵蚡房吻翻勝為周陽侯史記正義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有周陽故城

班固贊曰孔子稱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師古曰此論語載孔

子之辭也言此今時之人亦夏殷周之所馭以政化淳壹故能直道而行傷今不然信哉周秦之微罔密文峻而

姦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

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

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漢興接秦之弊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四馬一

鈞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以牛駕車也余據漢時以牛車為賤魏晉以後王公始多乘牛車齊民無藏

蓋蘇林曰無物可蓋藏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

稅以困辱之賈音古衣於既翻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

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

於民師古曰纒取足量音良度徒洛翻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

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于天子之經費師古曰

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於國朝之倉廩府庫也經常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師古曰

京師諸官府也歲不過數十萬石繼以孝文孝景清淨恭儉安養天

下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

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

通鑑卷十六

案以下漢以末盡至
以末盡至
案以下漢
以末盡至

御覽百
陳部上
新

宋平準
書後訓
作學後
四恥字
貨志食
通公採
平準字
則與字
義與字
漢別與
氏仍與
之注取
陳注矣

通鑑卷十六

漢紀九

十九

可校

師古曰累巨萬謂數百萬萬也校謂計數也

太倉之粟陳陳相因

師古曰陳謂久舊也

充溢

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而阡陌之間成羣

師古曰謂田中之阡陌也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

孟康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踞齧故斥出不得會同師

古曰言時富饒恥乘字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

如淳曰貨殖傳倉氏庚氏是也故人

吏不數轉至于生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

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詘辱焉

師古曰以行義為先以愧辱相紕也行下孟翻當

此之時罔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

於鄉曲

師古曰恃其豪富則擅行威罰也斷丁亂翻宗室有土

師古曰謂國之宗姓受封邑土地者也公

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

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孝武內窮侈靡外攘夷狄天下蕭然財

力耗矣

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

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九

起重光赤奮若盡強圉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上

荀悅曰諱徹之字曰通景帝中子也應劭曰禮諡法威強敵德曰武

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貢父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符六年至元

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年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也冬十

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

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

師古曰繇從直吏翻繇古由字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

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

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

御覽百
漢部引
道書治
亂國危
作致危
危三字

通鑑卷十七

漢紀九

御覽

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復扶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明智之人。則能行道內無其質。非道所化。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操千高。下同。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奸音干。犯也。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論語載孔子之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行下孟翻。知讀曰智。好呼到翻。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走音奏。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治直之翻。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遂有庠。國有學。漸民以仁。摩民以誼。漸音沾。謂浸潤之也。摩音謂砥厲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羌。呂翻。復脩教化。而崇起之。復扶。又翻。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師古曰。循順也。順而行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為苟且之治。故立十四年而亡。自始皇初并天下。數之至亡十四年。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文類曰。扞突也。師古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拒也。嚚。魚巾翻。昌如字。又莫克翻。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此自

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更工。衡翻。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此自

以下係第二策

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

謂授之位以試其材。少詩昭翻。長知兩翻。

爵祿以養

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

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

年。爾雅釋名。囹圄也。囹圄也。領錄囚徒禁禦也。禮記正義。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

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漸子廉翻。

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申不害商鞅也。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

貪狠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故謂貪者為貪狠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者不

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

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背蒲殊翻。趨七喻翻。是以

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

莫不率服。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

之意而已。師古曰。曾子之書也。曾子曾參。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

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

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

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

書亡古無字通下同。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與太學。置明師。以養

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數所角翻。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

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宜。

恩澤不流。類師所類翻。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上之法。暴虐

百姓。與姦為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為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

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稱尺證翻。塞悉則翻。羣生寡

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

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長知兩翻。訾讀曰資。且古

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

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師古曰。害猶妨也。離力智翻。是以有司

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知讀曰智治直之翻今則不然累日以取

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賀音茂渾戶本翻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

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

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

使也授之以官而任使之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易以鼓翻而堯

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易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

德而定位量音良師古曰錄謂存視也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臣聞眾少

成多積小致鉅自此以下係第三策師古曰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晦古暗字以

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師古曰堯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孟康曰舜耕於歷山

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

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塞悉則翻行下孟翻

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謹於微則其善著明也積善在身猶長

日加益而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

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

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樂音洛師古曰復謂反復行之也音扶目翻道者萬世

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敝非道由失道故有敝亡古無字通下同先王之道必有偏

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眊莫報翻不明也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

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掾溢扶衰所遭之

變然也掾與救同故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

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衡工衡翻故王者有改制之

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掾當用此

也師古曰繼謂所受先代之次也掾謂救其敝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

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謂忠敬與文因循為教立政垂則不遠此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

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

御覽諸侯列傳
仲舒傳
諸侯列傳
目陸本
御覽諸侯列傳
字下有御覽諸侯列傳

王幼學
通鑑綱目
集賢堂

一本與
賦作與

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揀徹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至極也貢父曰致當屬下句少詩沼翻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蓋古戾字師古曰安焉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詭違也。異也。與歟。同也。夫天亦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有角其餘無角者則有上齒傅著也言鳥不四足分扶問翻予讀曰與去羌呂翻傅讀曰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瘁。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囂音教囂音眾怨愁聲也身寵而載高位。乘也。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指謂轉脚也蘇林曰朘音鑄石俗語謂朘為朘縮師古曰孟說是也擅音宣韻音子六翻

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羨饒也讀與衍同音弋戰翻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樂音洛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翻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翻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行下孟翻下同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皇皇急速之貌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此易解卦六三之辭也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為者矣。公儀休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而奪園夫紅女利乎舍讀曰捨言為君子者當如公儀休若廢而不遵則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繫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數所角翻臣愚以為。

通鑑卷十七

卷十七

臣愚以為

莊姓解
三年見下

注帝之
宜三字
疑兄間
字脫之

一本在
至本
記儒林
傳毛本
漢書本
陸本皆
同

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

滅息。辟讀曰僻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

對。以仲舒為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漢書作嚴助。蓋明帝諱莊。避之也。曾工外

天子擢為中大夫。考異曰。漢書武紀。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董仲舒

立學校之官。州縣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蓋武紀誤也。然仲舒對策。不知果在何時。元光元年

以前。唯今年舉賢良。見於紀。三年。閩越東甌相攻。莊助已為中大夫。故皆著之於此。仲舒

舒傳。又云。遂東高廟。長陵高園。災。仲舒推說其意。主父偃。竊其書奏之。仲舒由是得舉

按二災。在建元六年。主父偃傳。上書召見。在元光元年。蓋仲舒追述二災。而作書。或作書不上。而偃後來。方見其草藁也。丞相衛綰奏所舉

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

春秋。少治直之翻。孝景時。為博士。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

之。及為江都相。事易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帝之兄也。諡法好更故舊曰易。音亦易王帝兄。素驕

好勇。好呼到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春二月。赦行三銖

錢。師古曰。新壤四銖錢。造此錢也。重如其文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以魏其侯竇

嬰為丞相。武安侯田蚡為太尉。上雅嚮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

代趙綰為御史大夫。蘭陵王臧為郎中令。謂薦進賢者。若推車。殺然主於進也。推吐雷翻。設占

祿翻。班志代縣屬代郡。蘭陵縣屬東海郡。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王者之堂。所以正四時。出教化。自秦滅先王之禮。其制不存。朝

直遙翻且薦其師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

申公。古者高車立乘。安車坐乘。據申公傳。安車以蒲裹輪。孔穎達曰。安車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余按孔氏所謂小車。乃

今加禮申公。迎以駟馬安車。非小車也。既至。見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

公年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治直。吏翻是時

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

魯邸。議明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漢制。郡國皆立邸於京。師。申公魯人。故舍魯邸是歲。內史

審成。抵罪髡鉗。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為諸父。而材高。甚尊重

之。安淮南王長之子。長於文帝為弟。安於景帝為從弟。於帝為諸父行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見賢。通翻安

雅善武安侯田蚡。雅素也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官車一日晏駕。非

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遺于季翔太皇竇太后好

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母奏事東宮漢長樂宮在東太后居之故謂之東宮亦謂之東朝竇

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為新垣平邪事見十五卷文帝十六年復扶又翻陰求得趙綰

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為皆廢下縮減吏

皆自殺下選嫁翻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

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石姓衛大

夫石錯之後師古曰集合也凡最計也總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

比子孫為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朝直遙翻子孫有

過失不責讓為便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坐但臥翻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

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勝音升雖燕居

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問音及

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少詩沼翻今萬

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謂事有當

諫正者廷見謂於百官正朝畢集之時屏必鄧翻見賢遍翻上以是親之慶嘗為太僕御出為上御車

異曰按百官公卿表慶不為太僕蓋嘗攝職也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

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易以鼓翻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

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謂言事多見聽用數所角翻士吏趨勢

利者趨七喻翻皆去嬰而歸蚡蚡日益橫為嬰蚡交戀張本橫戶孟翻春二月丙

戌朔日有食之三月乙未以太常柏至侯許昌為丞相昌高祖功

臣許蓋之孫柏至地闕初堂邑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為太子

公主有力焉班志堂邑縣屬臨淮郡陳午高祖功臣陳嬰之孫館陶縣屬魏郡公主援上為太子事見上卷景帝前七年以其女

為太子妃及即位妃為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厭於鹽翻上患

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

之卒子恤翻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

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忤五故翻長知兩翻必重得罪重直用翻婦人

史記漢書卷之四十四
此然矣
日四知
云其言
簡易言
以起言
文之起
也之起
指殊去
本句鑑
乙辰未
木朔月
無丙

案漢書
萬石君
傳凡上
有注字
其注字
云今本
文已本
凡字本
計也最
宜四最

性易悅耳易以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復扶

上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上自祓除還過上姊平陽公主班志

主家僮也師古曰僮者婢妾之總稱媼者年老之號子夫母衛媼平陽公

宮恩寵日隆陳皇后聞之恚幾死者數矣恚於避翻慍怒也幾

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陽縣吏給事侯家師古

遣於侯家供事也與衛媼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昌姓者青本鄭氏青長為

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大長公主即館陶公主也欲殺之其友

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郎之騎從者郎中有車上聞乃召青

為建章監侍中建章宮監據史太初元年起建章宮蓋因賞賜數日間

累千金既而以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夏四月有星如

日夜出初置茂陵邑班志茂陵邑屬扶風黃圖曰本槐里之時大

臣議者多冤鼂錯之策鼂錯事見上卷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

過惡吹毛求疵謂暴露其過惡數所角答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

王莫不悲怨翻疵才斯翻病也瑕也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代王

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歛思者不可為歎息累重也歛歛歛也悲思之

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肺肺史記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卻斥退也擯必骨肉

漢書卷之九十四

景帝下

水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

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擯卻斥退也擯必骨肉

對曰悲者不可為累歛思者不可為歎息累重也歛歛歛也悲思之

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為東藩屬又稱兄肺附一作肺肺史記

一帝成
元壽治
至要書治

御部皇
王武部
事武部
止武部

御部皇
王武部
事武部
止武部

通鑑卷十七

至黃山

班志池陽縣屬馮翊黃山宮名在扶風槐里縣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

長楊宮名水經注云槐里縣東

有漏水出南山赤谷東北逕長楊宮宮有長楊因名其地在藍田界師古曰宜春宮也

與左右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期門之號始此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平陽侯曹壽尚帝姊

見尊寵故稱之旦明入南山山下射鹿豕狐兔終南山橫且關中南面西也秦隴東徹藍田凡雍岐鄠鄠

長安萬年相去且八百里而連綿時馳驚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戶號

據其南者皆此一山也射而亦翻班志鄠縣屬扶風杜陵屬京兆宣帝更為杜陵鄠音戶示以乘輿物乃得免

高鄠杜令欲執之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經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柏谷亭下即帝微行處

乘繩又嘗夜至柏谷水經河水逕湖縣故城北又東合柏谷水經注云水出弘農縣西石隄山北逕柏谷亭下即帝微行處

投逆旅宿就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溺奴用

且疑上為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嫗威

止其翁曰客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翁以酒醉而縛之飲於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羽林郎屬郎中令師古曰羽林宿衛之官言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

一說曰羽所以後乃私置更衣從宜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

五柞等諸宮師古曰為休息更衣之處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五柞宮上以名水經注在盤屋縣長楊宮東北更工衡翻柞昨作二音

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舉計其數以為簿籍也阿城本秦

阿房宮以其墻壁崇廣故俗呼為阿城盤屋屬扶風山曲曰盤水曲曰屋杜佑曰盤屋唐為宜春縣提封亦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大數也盤音轉屋音室賈讀曰價

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師古曰時未為京兆扶風馮翊

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余據班表帝後改右內史為京兆尹表屬縣草田京兆扶風馮翊

左內史為左馮翊主爵都尉為右扶風是為三輔屬之欲翻京兆扶風馮翊

荒田之未耕墾者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說讀時東

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河內

後西都關中是去三河之地也止霸滻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

陸海之地霸水出藍田縣藍田谷澗水亦出藍田谷逕藍田川北出霸陵入霸水

東流與霸水涇水合又東至松司空入河陸海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秦之所以

地高故稱之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陸產饒富是以謂之陸也

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

萬民所仰足也印古仰字通用音平向又有杭稻黎粟麻竹箭之饒土宜薑

通鑑卷十七

芋水多。繩魚者，附麗甚衆，白膩可食，繩與蛙同。師古曰：似蝦蟆而小，長脚，其小貧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周文王都鄠，武王都鎬，水

經渭水東過槐里，縣故城南，東合甘水，又東豐水從南來注之，又東北與鎬水合。班志：豐水出鄠縣東南，鎬水上承鎬池水，於昆明池北，皆在上林苑中。其賈晦

一金。買與價同。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

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

菟之苑。菟，古兔字，通用。大虎狼之虛，壞人塚墓。虛，讀曰墟，壞音怪。發人室廬，令

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賀瑒曰：耆至也，斥至老之境也。斥

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驚南北。師古曰：亂馳曰驚。有深溝大渠

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興。蘇林曰：隄，限也。興，乘興也。無隄，若言不

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興，謂天子富貴無隄，貢父曰：不足以危，不是其不可。

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

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興阿房之殿，而

天下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大夫，給

事中。百官表：給事中，加官。師古曰：漢官解詁云：掌侍從左右，無員。賜黃金百斤。

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上又好自擊熊豕。說文：熊似豕，山居冬

緣上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豕謂野豕也。生一歲爲豨，二歲爲豨，二獸皆能突人。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烏獲

秦武王力士也。慶忌，吳王僚之子，射能捷矢也。孟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勇士也。賁音奔。臣之愚竊

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師古曰：不存，不可得安存也。貢父曰：不存，猶言犯屬車

之清塵。屬車，註見十三卷。師古曰：屬者，言聯屬不絕也。塵，謂行而起輿不及

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逢蒙，古之善射者也。孟子曰：逢

不得用。宜承上文爲句。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

接軫也。軫，車後橫木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

近也。近，其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檄之變。

馬勒銜也。檄，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檄，謂車之銜心也。銜檄之變，言馬銜或斷，銜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檄，距月翻。况乎涉豐草

張揖曰：豐草，茂草也。

史記選而文
馬記相司
有選用
文選同
治字施
上字記
難字有
全字無
而字同

一本無
字
作原
目集
陳濟
作危

史記有字不亦下取有字上
字下取有字上
有字取有字上
同字取有字上
蓋字取有字上
開字取有字上
要字取有字上
無字取有字上
而字取有字上
有字取有字上
字下取有字上

也。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虛讀曰墟。樂音洛下同。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偽為于。蓋明者遠見於未萌。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而知者避危於無形。知讀曰智。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事。因莊助救東甌。及微行之始出。終言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六月旱。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內翻。字蒲。

是歲。南越王佗死。佗徒。河翻。其孫文王胡立。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建元元年。行三銖錢。至是而罷。又新鑄半兩錢。置五經博士。夏五月。大蝗。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後。國除。二王皆景帝子。越中三年三月受封。至是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景帝令郡國各立高廟。祖廟故遼東有高廟。夏四月壬

漢紀注本
正生紀漢
字正生紀漢
二下有平本

子。高園便殿。火。上素服五日。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國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便如字。沈約曰。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為也。說者以為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弗改。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文帝以為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孝文皇后寶氏也。

六月癸巳。丞相昌免。許昌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蚡驕侈。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師古曰。甲諸第者。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之次。言甲則為上矣。膏腴謂肥厚之處。治直之翻。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屬之欲翻。遺于季翻。好呼到翻。勝音升。每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考工少府之屬。官也。主作器械。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內翻。字蒲。閩。越王郢與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為發兵。為于偽。下同。遣大行王

通鑑卷十七
漢紀十七
十一

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大農令本秦之治粟內史也漢初因之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農令帝太初

元年更名大司農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

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也奴協翻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師古曰越方外之地剪髮

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南云越人劉髮張揖剪以為古剪字師古曰劉與剪同張

傷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與讀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

以煩中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人相

攻擊者不可勝數勝音升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

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處昌呂翻服虔曰竹叢曰篁師古曰竹田曰篁音皇

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木險味暗也言多草木也中國之人不

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

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險阻林叢弗能盡著師古曰不能盡載于地圖也著竹助翻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古師

曰言白髮在首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

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貢者以土產之物來貢也酎者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也漢制於正月且

作酒八月成曰酎酎之言純也八月嘗酎于太廟諸侯王各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大

內都內也國之寶藏班表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言越國僻遠既不輸土貢又不輸酎

金於中國得其地無益也耐直又翻一卒之奉不給上事給供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

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國之人于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

輕薄戇陟降翻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

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

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比毗至翻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為奴婢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年復扶又翻未復如字今發兵行數千里資

衣糧師古曰資猶齎也入越地輿輶而隄領拖舟而入水輿竹輿車江南人又謂之籃輿

又見下

書奉

漢書

案出蝮蛇注田應漢書此說無干於此胡氏不釋

通鑑卷十七

漢書九

十三

領山嶺也。不通舟車。故用肩輿。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謂水道多巨石。船行上林中多蝮蛇猛獸。應劭曰。蝮蛇一名虺。蝮也。蝮人手足。則割去其肉。

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

種。蛇其蝮蛇。大頭細頸。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鬃。鼻上有針。大者七八尺。一名

反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士。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

病。相隨屬也。歐吐也。泄利也。師古曰。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

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文頴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

忌。人姓名也。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以其軍降處之上塗。班志。豫章

水居擊棹。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棹。行舟之役。故多死也。復扶又翻。

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

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曾才登翻。

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

朝不及夕。師古曰。言憂危亡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

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難乃旦翻。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

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道

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領水即贛水也。班志。所謂彭水出豫章南。贛縣。東入湖。漢水庾仲初所

謂大庾橋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是也。漂石破舟。言三百里贛石。不可下。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班志。豫

餘干縣。應劭曰。汗音干。今饒州餘干縣。漢古縣名也。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治直。邊城守候。誠

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積子賜翻。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絛力薄材。師古曰。絛弱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

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師古曰。不言不滅也。漢軍

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

通鑑卷十七

漢紀九

十四

監批考書國
本十本證漢庫
及據千云書全

陳本葛
本改

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

師古曰輓音
晚引車也

南方暑濕近夏瘴熱

近其
斬翻

師古曰瘴黃
病也丁幹翻

暴露水居蝮蛇蠱生

師古曰蠱
毒也音壘

疾疢多作

疾丑刃
翻病也兵

曰舉謂
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

甲者閩越
王弟之名

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處昌
呂翻

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
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

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

李奇曰如
人畜養六

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
耳非六畜也畜許六翻

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

共讀
曰供

陛下以方

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
也讀曰鈍

而

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

雉兔逃入山林險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
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

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勑

背蒲妹翻罷讀
田疲勑即倦字

食糧乏絕民苦

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
都尉姓屠

漢書
作持

名睢音有屠岸
賈屠劄唯音雖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
祿案秦郡置守尉監

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勑越出

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

適讀
曰適

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

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難乃
且翻

兵者凶

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
敢與計強弱曲直

如使越

人蒙微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徼工堯翻文穎曰顏行猶雁行
在前行故曰顏也行戶剛翻

斯興之

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所微與衆也師古曰所析薪
者與主駕車者皆言賤役之人也

雖得越王之

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

為于
僞翻

陛下以四海為境生民之屬皆為

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

覆謂蓋幘也露謂使之
霑潤澤也覆敷又翻

使安生樂業則澤被

萬世

樂音洛被
皮義翻

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

之也

師古曰維
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

如淳曰得其地不足
為一日間暇之娛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
也允信也塞滿也言王

漢書
注下
詩也
有猶
也三
有滿
也既
盡下
字

漢書
注下
古日
犯也

漢書
作從

通鑑卷之七

漢紀九

七

也三字

道信充滿於天下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塞悉則翻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

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使疏吏翻是時

漢兵遂出未隄隄音與隄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

與相宗族謀曰相音閩越國相也音息亮翻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

兵來誅漢兵眾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眾盛彊今雖勝之後必復來也

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

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縱殺郢王縱初江翻短矛也使使奉其頭

致大行大行曰所為來者誅王為于偽翻下同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

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

子詔罷兩將兵將即亮翻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

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為王繇王不能制上

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復扶又翻數所角翻而後首

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處昌呂翻上使莊

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

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被皮義翻使者行矣

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見賢通翻下同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

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既去南越南越大臣皆

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

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言不可喜漢使好語而入朝也說讀曰悅則不得

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是歲韓安國為御

史大夫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為主爵都尉按汲黯傳其先有寵於衛君至黯十世世為卿

大夫蓋食采於汲因為氏班表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

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濮博木翻始黯為謁者

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

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

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家也比近也言屋相近故連

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

御覽人

韓上疑

史記漢

綱目無

通鑑卷十七

漢紀九

十五

通鑑卷十七

漢紀九

十五

延而燒也比類寐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

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

制之罪。師古曰。矯託也。託言奉制詔而行之也。漢律。矯制者。論棄市罪。上賢而釋之。其在東海。治官

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如淳曰。擇丞及史任之也。漢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卒史書佐各十人。余據漢制。郡守之

屬有丞。有諸曹。掾史好呼到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餘。

東海大治。稱之。治直吏。下同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漢。太常。郎中令。中大夫。太僕。太理。太行令。宗正。太司農。少府。爲正。九卿中尉。主爵。都尉。內史。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大體。不拘文

法。黯爲人。性倨少禮。師古曰。倨。簡傲也。少。詩。沼翻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折之。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

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略

耳。其辭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

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師古曰。數。責也。音所具翻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

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朝

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數所。角翻終不愈。最後病。

莊助爲請告。爲于。僞翻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

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

賁育。亦不能奪之矣。賁音。奔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

之矣。近其。斬翻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其議。下。嫁翻大行王恢。燕人

也。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倍。蒲妹

不如勿許。與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言其。輕疾

逐水草遷徙。若鳥之舉也。自上古不屬爲人。不以人。類待之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

則人馬罷乏。罷讀。日疲虜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

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師古曰。孝謂善事父母者。廉謂清廉有廉

也。隅者從董仲舒之言也。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周未。置左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謂之雜號將軍。秦漢因之。位上卿。至武帝。置驍騎車騎等將軍。後來名號浸多。不可勝紀。

御覽
處部
史記
無字

漢書
陸城
作本
目同
漢書
下以
深堅
字以

衛上
疑以
字

通鑑卷十七

漢紀九

十七

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姓譜程本自顯頊重黎之後周宣王時程伯休父入為大司馬封於程者以為氏與司馬

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

廣行無部伍行陳部者軍行各有分部伍者五人為伍也部有校尉伍有伍長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就善水草舍

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刁斗以銅作鐮受一斗晝炊飲食夜擊持行夜名曰刁斗蘇林曰形如銷無

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淮南子曰斥候也望也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

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師古曰簿文簿治直之翻下言治同至明軍不得休息

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易以然虜卒犯之無以

禁也卒讀曰猝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樂音洛下同我軍雖煩擾

然虜亦不得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

苦程不識師古曰苦謂厭苦之也

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否音鄙易師卦初六爻辭王弼注曰齊衆以律失律則散故師出以律律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

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

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

安肆而昧於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

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

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

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鮮息淺翻

夏四月赦天下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漢書志云五
行先月
未七日
一食日
從本紀

御覽兵部
約字下
書束字
二作籍
漢書李
廣傳此
從史記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兼侍講同提舉萬壽觀公事兼判集賢院上護軍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勅編集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漢紀十 起著雍涪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雍於用翻時音止 李少君以祠竈

却老方見上 祠竈者祭竈以致鬼物化丹砂以為黃金以為 上尊之少君

者故深澤侯舍人 高祖功臣有深澤侯趙將夕景帝三年孫修嗣侯七年有罪耐為司寇少君當是為修舍人班志涿郡有南深澤縣

匿其年及其生長 謂其生時及長時所居止處也長知兩翻 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

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 如淳曰物謂鬼物也 更饋遺之 更工衡翻遺千季翻 常餘金

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

事之 治直之翻 少君善為巧發奇中 如淳曰時時發言有所中中竹仲翻 嘗從武安侯飲

田蚡封武安侯 坐中有九十餘老人 坐祖臥 翻下同 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 師古曰識記也式志翻 一坐盡驚少君言

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 列

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 列

傳安期生琅邪人賣藥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 食臣棗大如瓜 食祥 吏翻 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

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 藥之分齊 齊才計翻 居久之

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

更來言神事矣 衡工 翻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 如淳曰亳亦薄也晉灼曰亳屬山陽郡亳作薄謬姓也音靡幼翻與繆同戰國時趙有宦者令繆賢太一者天之尊神天文志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

一之居索隱曰樂汁微圖云天宮紫微北極天一太一宋均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名春秋佐助期云紫宮天皇耀魄寶之所理也石氏云天一太一各一星在紫宮門外

立承事天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五帝謂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西

方白帝白招矩北方黑帝叶光紀中央黃帝含樞紐也一說蒼帝名靈符赤帝名文祖白帝名顯記黑帝名玄矩黃帝名神斗 於是天子立其

祠長安東南郊 雁門馬邑豪 聶壹 馬邑縣屬雁門郡豪請以貲財武

大夫食采于聶因以為氏壹其名聶尼輒翻 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

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

之時 戰國之初代自為一國故曰全代其後為趙襄子所滅代始屬趙服虔曰代未分之時也李奇曰六國之時代為一國尚能以擊匈奴况今加以漢之大乎

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 長知 兩翻 種樹

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然匈

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 言不示以威故匈奴不知懼也 臣竊以為

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 事見十一卷 高祖七年 七日

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 古師

曰言當隨天下人心而寬大其度量也 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

今為五世利臣竊以為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

幾十年 被皮義翻 幾居衣翻 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

下之心也今邊境數驚 數所 角翻 士卒傷死中國樁車相望 應劭曰 樁小棺

史記封 事本紀 同此未 漢志 祀書

顏師古 廣方字 上

新序 謀篇 下 有 敢

新序 下 有 不 日

新序 下 有 公 義

漢書 帝紀 高 引 金 布

存作不
幸死不
此注脫
一新字
作新案
舊案接

紀事本
末而作
其

漢書田
姓注姓
師古注
姓古注
言同子
禮若已
所生也
哀下注
師古注
三古宜

通鑑卷十八

漢紀十

也今謂之積金布命曰不幸死所為積傳歸所居縣師古曰從
軍死者以樽送致其喪載樽之車相望於道言其多也樽音衛
也隱惻也張晏曰痛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

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伐國墮城師古曰覆敗也

墮毀也言兵與敵接則敗其眾所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

卷甲輕舉卷讀曰橫深入長毆難以為功師古曰後利謂不從行則迫脅衡行

則中絕從子容翻疾則糧乏徐則後利及於利後戶選翻不至千

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遣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其禽獲也遺于季翻臣故曰勿擊

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

欲誘而致之邊誘音酉吾選臬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臬翻

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

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從恢議考異曰史記韓長孺傳元光元年聶壹畫

馬邑事而漢書武紀在二年蓋夏六月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

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

東郡服虔曰瓠子隄名在東郡蘇林曰瓠城以南濮陽以北為瓠子河廣百步深五丈

水經瓠子河出濮陽縣北十里即瓠河口復扶又翻瓠戶故翻考異曰史記河渠書

元光中河決瓠子東注鉅野服虔注漢書武紀曰瓠子隄名在東郡白馬蘇林曰在甄

城以南濮陽以北將相名臣表曰五月丙子河決瓠子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隄名也

注鉅野班志鉅野縣屬山陽郡大野澤在通淮泗泗水由泗水而通淮也

汎郡十六汎敷劍翻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塞悉

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

人力彊塞易以鼓翻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

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為大將

軍武安侯田蚡乃為諸郎諸郎諸曹郎也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

益貴幸為丞相魏其失執賓客益衰師古曰言素為嬰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獨故

燕相穎陰灌夫不去燕王定國王澤之孫也夫自太僕出相嬰乃厚遇夫

相為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為聲勢也師古曰其游如父子然夫為人剛

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數所角翻忤

通鑑卷十八

漢紀十

四

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

夫宗族賓客為權利橫于潁川。小兒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

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

刑人於市與眾弃之。故殺之于市者謂之弃市。景帝中元年。改

水濁灌氏族。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

魏其上書論救灌

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

東朝謂太后居長樂宮。在未央宮之東也。令于長樂宮見太后。廷辨其是非也。朝直遙翻。

下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

詆訐。訐居。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黯是

魏其。韓安國兩以為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

吾并斬若屬矣。

若屬猶言汝輩也。即罷起入。上食太后

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

晉灼曰。藉踏也。藉慈夜翻。令我百歲後。皆魚

肉之乎。

師古曰。以此魚肉而食啖也。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

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

漢法。以冬月行重刑。遇春則赦。若贖

疾蚡之意也。渭城縣屬扶風。秦之咸陽也。

考異曰。班固漢武故事曰。上召大臣議之。羣臣多是寶嬰。上亦不復窮問。兩罷之。田蚡大恨。欲自殺。先與太后訣。兄弟共號哭。訴

太后。太后亦哭弗食。上不得已。遂乃殺嬰。按漢武

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

薨。

夫及家屬。十二月晦。魏其弃市。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以為蚡薨在嬰死後。分明

立春下寬大詔書。蚡恐魏其得釋。故以十二月晦殺之。何必改為二月也。

南王安敗。

見後十九卷。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

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艸。御史大夫安國行

丞相事。引墮車。蹇。

行志書五
下此有木
字紀從

如淳曰。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也。余據漢制。大駕五月
則公卿奉引安國。蓋因奉引而墮車也。墮杜火翻。五月

九月
疑脫秋

安國病免。地震。赦天下。九月。以中尉張歐為御
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為中尉。河間王德。修學好古。實事求

周官尚書禮記
孟子老子之書

是。德景帝子。帝之兄也。景帝前二年受封。師古曰。實事求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好呼到翻下同。以金帛。招求四方善
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
浮辨。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請未焚
師古曰。先秦猶言秦先。請未焚

采禮樂古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
破服者。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破皮義翻。造千到翻。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

從之游。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雍和也。言天地君臣人民皆和也。余謂對三雍宮者。對三雍之制度。非召對于三雍宮。

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明。

師古曰。中竹仲翻。約少也。指謂義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

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

班表。太樂官屬太常。肄以至翻。習也。下。遐嫁翻。

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

常姓黃帝相。常先之後。曰王。身端行治。師古曰。端直也。治。理也。行下孟翻。

温仁恭儉。篤敬愛

下。明知深察。惠于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

王。知讀曰智。班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

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

師古曰。哀公與孔子言也。事見孫卿子。長知兩翻。

欲不危亡。不可得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是故古人。以晏安為鳩毒。

然也。自凡人。猶繫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

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見上卷建元六年。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越。南越

食蒙以蜀枸醬。

班志。番陽縣屬豫章郡。番蒲何翻。風。讀曰諷。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醬。美。師古曰。枸者。綠木而生。

非樹也。子形如桑椹。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劉說非也。裴嗣曰。按漢書。音義。枸木

似穀樹。其葉似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爲珍味。廣志曰。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

香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劉涓子曰。枸醬。綠木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

蜜藏而食。辛香。調五藏。李心傳曰。枸醬。廣中者。蔓生。葉似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

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而食之。廣中者。蔓生。葉似瓜。而厚。大味辛。香實似桑

謂來自牂牁。則廣生。殆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西戎亦時持來。而辛烈。唐蒙所見。不用

鮮有知者。故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

禺城下。南越志曰。番禺之西有江浦焉。師古曰。牂柯。繫船杙。華陽國志云。楚遣莊

乃改爲牂柯。又後漢志注。牂柯江。中名山。或曰。牂柯江。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水經。牂

柯水。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南流入交趾。界。劉昫曰。唐邕州。治宣化縣。漢鬱林郡。之

領方縣地也。驢水。在縣北。本牂柯河。俗呼爲鬱狀江。即駱越水也。蓋廣鬱縣。漢亦屬鬱

南越王都。廣古曠。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

通鑑卷十八

下本矣
其新近
四字

下字
首在注

持竊出市夜郎

華陽國志夜郎王竹王三郎之後武帝開為縣屬牂牁郡史記正義曰今濶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賈音古

夜郎者臨牂牁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

郎西至桐師桐師西南夷種其地在夜郎之西葉榆之西南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

說上曰乃上時掌說式芮翻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

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

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

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為于偽翻易以政翻上許之乃拜

蒙為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直用翻從巴蜀筰關入

江郡國志漢武帝使唐蒙開西南夷路始此眉州漢犍為郡地筰才各翻遂見夜

郎侯多同多同夜郎侯之名也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

約還報上以為犍為郡李文字曰犍為郡治營元光五年又治南廣水經注曰營水出符縣南不狼山縣有犍山後漢志營水過

牂牁郡入延江水水經注沅水出且蘭東至罽城為沅水寰宇記唐播州夷州費州莊州即秦且蘭夜郎之西北隅今珍州亦其地又西高州有夜郎縣牂州建安縣有古夜

郎城西近施黔東近辰沅皆其境也犍居言翻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

牂牁江班志犍道屬犍為郡宋白曰古犍國縣有蠻夷曰道故為犍道今戎州治所康曰犍國在馬湖江唐蒙鑿石開道以通之治直之翻犍浦北翻

作者數萬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鄭玄曰縣

官徵聚曰與今云軍與是也率所類翻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

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華陽國志雅州邛峽

山本名邛笮山故邛人笮人界韋昭曰笮縣在越嶲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史記正義曰邛都西有邛笮山在雅州榮經縣界山岩峭峻曲回九折乃至

上下有凝水即王尊叱馭處康曰邛都夷其地陷為汗澤因名邛池南人呼為邛河師古曰邛都今之邛州本其地邛渠容翻笮才各翻聞南夷與

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

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師古曰今開州夔州等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後漢書冉駹其山有

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括地志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冉駹國康曰其人依山居土累石為室至十餘丈駹音龐易以鼓翻秦時嘗通為

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

晉灼曰南夷謂牂牁犍為西夷謂越嶲益州也為置之為于偽翻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

節往使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邛笮

通鑑卷十八

一本下有白字此下如字

一本有今字上御覽四漢書指

一本有南亦上西

冉駝斯榆之君

康曰本葉榆澤其君長因以立號後隨畜移于徙師古曰徒音斯故又號徙榆使疏吏翻傳張戀翻

皆請為

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若水

斥開廣也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若水出旄牛徼外至

焚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李文子

南至牂柯為徼通零關道

零關屬越嶲郡張揖曰鑿靈山為道寰宇記靈關山在雅州廬山縣北二十里靈關鎮在廬山縣北八十二里零靈通用徼吉弔翻

橋孫水

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康曰一

以通印都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

蜀為天子大說

說讀曰說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師古曰阻險所

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

厭一涉翻賈公彥曰按漢書婦人蠱惑媚道更相祝詛作木偶人埋之于

地漢法又有官

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

三百餘人楚服梟首于市

梟堅乙已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

居長門宮

長門宮如淳曰長門在長安城東南東寶太主慙思稽顙謝

上

寶太主陳皇后上曰皇后所為不軌於大義不得不廢主當信

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

宮也初上嘗置酒寶太主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

衣冠尊而不名稱為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

不聞考異曰漢武故事曰陳皇后廢處長門宮寶太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

宮則偃見上在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

陳后廢前明矣至帝增修之三輔黃圖曰上林苑雞鞠之會以皮為之鞠音居六翻角狗

馬之足師古曰角上大歡樂之上為寶太主置酒宣室蘇林曰宣室未

央前殿正室也如淳曰宣室布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時中郎東方朔陸

戟殿下師古曰持戟辟戟而前曰亦翻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

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

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敗補陛下富于春秋方

積思于六經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右師古曰右尊之奢侈

為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

也師古曰蠱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蠱魅

也貢父曰蠱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狐射工耳於此不當其義今俗猶云蠱魅

通鑑卷十八

漢紀十

平樂觀在未央宮北周回

長門宮

域也。余按洪範五行傳曰：域如驚，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域。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艸木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水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陸佃埤雅曰：域一名射工，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檐，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故俗呼水弩。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

魯國全

豎貂易牙皆齊桓公公臣也。管仲有疾，桓公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仲曰：願君之遠豎貂。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不治。

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而反之。明年，公病，豎貂易牙相與作亂，塞門築墻，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豎貂易牙作亂，故無所得，公慨然歎曰：若死者有知，吾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平壽宮，蟲流出於戶，蓋以揚門之扉。三月不葬，慶父魯桓公庶子，莊公之弟，通于哀姜，莊公薨，慶父弑其子般及閔公，欲為亂而不克，奔莒，莒人歸之，縊于密，魯乃定。父音甫。上曰：善。有詔止更

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

未央宮有東闕北闕，東闕曰蒼龍，東司馬門，蒼龍闕內之司馬門也，更工衡翻。

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上以張湯為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

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蘇林曰：拘刻於

守職之吏，師古曰：見知，人犯法而不舉告，謂之故縱。晉志曰：見知而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傳張懸，翻監古街翻。八月，螟食心，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闕不詳，妄為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為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留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

治直吏翻，去羌。呂翻，效力，瞻翻。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

也。見。注。左。傳。

六年冬。初算商車。李奇曰。始稅商。買車船。令出算。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為渠。下至河。渠起長安。南。下至河。三百餘里。漕關東粟。徑易。易。以。鼓。翻。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龍城。匈奴祭天大會諸部處。得胡首虜七百。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為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為胡所敗。胡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臥。取。補。通。翻。盛。時。征。翻。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師。古。曰。騰。跳。躍。也。上。時。掌。翻。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赦廣吏。下。選。嫁。翻。當斬。贖為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青。本。平。陽。公。主。家。騎。奴。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眾樂為用。有將帥材。駱。奇。寄。翻。樂。音。洛。將。即。亮。翻。帥。所。類。翻。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夏大旱。蝗。六月。上行幸雍。秋。匈奴數

盜邊。數。所。角。翻。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為材官將軍。屯漁陽。元朔

元年。應。劭。曰。朔。蘇。也。孟。軻。曰。后。來。其。蘇。蘇。息。也。言。萬。民。品。物。大。繁。息。也。師。古。曰。朔。猶。始。也。言。更。為。初。始。也。蘇。息。之。息。非。息。生。義。應。說。失。之。冬十一

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師。古。曰。休。美。也。緒。業。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師。古。曰。闔。閉。也。語。也。言。紹。先。聖。之。休。緒。也。幾。居。衣。翻。

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師。古。曰。闔。閉。也。總。一。郡。之。中。故。闔。也。

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師。古。曰。究。竟。也。言。見。壅。遏。不。得。聞。達。于。天。子。也。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

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張。晏。曰。謂。其。不。勤。求。士。以。報。國。也。不察

廉。不勝任也。當免。張。晏。曰。二。千。石。當。率。身。化。下。今。親。宰。牧。而。無。賢。人。為。不。勝。任。也。勝。音。升。奏可。十二月。

江都易王非薨。非。景。帝。子。前。二。年。封。汝。南。二。年。徙。江。都。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也。是。為。是。

戾。太。子。考。異。曰。漢。書。武。五。子。傳。贊。曰。建。元。六。年。春。戾。太。子。生。外。戚。傳。衛。皇。后。元。朔。元。年。生。男。據。按。枚。臯。傳。云。武。帝。春。秋。二。十。九。乃。有。皇。子。與。外。戚。傳。合。蓋。贊。語。因。豈。尤。之。旗。致。此。誤。亦。猶。五。星。聚。在。秦。二。世。末。年。誤。為。漢。元。年。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為皇后。赦天下。秋。

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

三月。上。疑。脫。春。案。前。年。安。國。壁。

韓安國壁。又入

漁陽此
安國為
其陽知
而可云
入陽云
則入陽
詳見日
知錄日
一知錄
網目及
共書本
共書本
本作本
同口紀

通鑑卷十八

漢紀十

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

異曰考

於此終言之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

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雁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數千人東夷歲君南閭

等共二十八萬人降為蒼海郡

服虔曰歲君在辰韓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東窮大海師古曰南閭歲君名食貨

志彭吳開道通葢朝鮮置滄海郡陳壽夫餘傳魏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瓊傳世以為

寶蒼老言先代所賜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又濊傳云

武帝滅朝鮮置濊郡自單大嶺以西屬樂浪自嶺以東七縣都尉主之皆以濊為

民今不耐濊皆其種也班志樂浪東部都尉治不耐縣歲音穢降戶江翻考異曰史

記平準書曰彭吳賈滅朝鮮置蒼海之郡按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

滅朝鮮置蒼海兩事也不知何者出賈之謀

間靡然騷動是歲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

二王皆景帝子餘以前二年受

封淮陽二年徙魯發亦臨菑人主父偃

徐樂班志無終縣屬右北平郡春秋無終子之國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

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上書闕下

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

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師之法余據史記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饒苴於其中因號司馬饒苴兵法好呼到翻夫

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

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

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

委于偽翻積子智翻委積者倉廩之藏也鄭氏曰少曰委

積多曰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

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

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

師古曰靡散也音糜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

辟讀曰闢以河為境地固沮澤鹹鹵不生五穀

沮將預翻五穀黍稷穀麥稻或曰黍稷秫稻粱然後發天下丁男

以守北河

河水逕安定北地朔方界皆北流至高關始屈而東流過雲中楨陵縣又屈而南流故朔方雲中之北謂之北河杜佑曰衛青渡西河至高關

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關當在河之西也史記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關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斯則西河之側者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

漢書主
父偃傳
無上者
此從

紀事本末

勝數升勝音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藁。令其疾至。故曰飛芻。輓謂引車船也。起於東

陸。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東陸漢書作黃。睡師古曰。黃睡。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琅邪。緣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一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杜佑曰。睡即今文登縣。睡直睡翻。又音誰。

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靡美。為翻。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師古曰。搏擊也。搏人之陰景。言不可得。余謂影隨物。而生者也。存滅不常。難得而搏之。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

高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事見高。帝紀。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師古曰。來侵邊竟。而驅掠人畜也。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師古曰。程課也。督視責也。禽獸畜之。畜許。六翻。

此上父漢主

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

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師古曰。節止也。奏進也。

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孟康曰。觀猶顯也。師古曰。顯示。

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師古曰。贍足也。離力智。翻。徼要求也。一堯翻。末不可徒

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師古曰。夸大也。競也。矯偽也。

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

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師古曰。蕃扶元。翻。多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

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以攻越。雖音。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

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

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自經。縊也。死者相望。及秦皇

工書作一本

帝崩。天下大畔。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

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燹略葭州。朝直遙翻降戶江翻。楚蒲北翻葭音穢。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

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

一也。何謂土崩。奏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

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也。范蠡居于陶。自號為陶朱公。治產至鉅。然起窮巷。奮棘矜。與

戰同。師古曰。矜者戰之把也。矜讀曰矜。其中翻。偏袒大呼。呼火。故翻。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

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

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

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

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

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地也。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

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

民衆。樂音洛。故諸侯無意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此之謂瓦解。故曰。天

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

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

境之事。數所角翻。師古曰。復。扶目翻。重直龍翻。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

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易以。故翻。故賢主獨觀萬化

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為郎中。考異曰。漢書主父偃傳云。元光元

夜郎。降羌。燹略葭州。此等事皆在元光元年。後蓋誤以朔字為光字耳。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為

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遺于季翻。橫

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張晏曰。五鼎。牛。羊。豕。魚。麋也。諸侯

烹。謂被饑烹之誅。為主父偃被誅張本。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母朝。

朝直遙翻。考異曰。漢書武紀曰。賜淮南王几杖。母朝。顏師古曰。淮南王安。菑川王。

志皆武帝諸父列也。故賜几杖。按諸侯表。菑川王。在位三十五年。以元光五年薨。齊悼惠王世家。高五王傳。皆同此云。菑川王志誤也。主父偃說

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

地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為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逆京師。

說式芮翻。易以。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前日。政。翻。從。子。容。翻。

鼂錯是也。事見十六卷。景帝前三年。鼂直遙翻。錯千故翻。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

適讀。曰。嫡。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

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

國。不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

子弟邑者。令各條上。上時。掌翻。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國始分。

而子弟畢侯矣。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畧吏民千餘人。遣衛青。

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為長

平侯。班志長平侯。國屬汝南郡。青校尉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為平陵侯。

次公為岸頭侯。據功臣表。平陵侯。食邑於南陽郡。武當縣界。主父偃言。河

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

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言不便。下。遐。翻。上竟用偃計。立朔方

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築朔方城。括地志。夏州朔方縣北。什貴故城。按。是蘇建。築什貴之號。蓋出蕃語也。宋。

白曰。漢朔方郡。治三封縣。今長澤縣。有三封故城。什貴故城。今為德靜縣。治。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

為固。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被。皮。義翻。費數十百鉅萬。府庫

並虛。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孟康曰。縣斗僻。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

曲入匈奴界者。其中造陽地也。杜佑曰。造陽。在今媯川郡之北。辟。讀曰。僻。予。讀曰。與。三月乙亥晦。日有食之。夏。募

民徙朔方。十萬口。主父偃說上曰。茂陵初立。初。立。于。建。元。二。年。天下

豪傑。并兼之家。亂眾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

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

陵。訾。與。輶。同。郭解。班志。軹縣。屬。河內郡。音止。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

漢行志五月
從乙巳此月

漢書俠傳游俠此言二無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為言郭解家貧不中徙為于偽翻言其貧不當在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為言師古曰將軍為之言是為其所使也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卒子恤

解平生睚眦殺人甚眾師古曰睚音匡舉眼也眦即皆字謂目匡也言舉眼相忤者即報之也一說睚五解翻眦士懈翻睚眦瞋

目貌二說並通上聞之下吏捕治解下遐嫁翻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

侍使者坐客譽郭解譽音余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

客聞殺此生斷其舌斷丁管翻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

亦絕莫知為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為任俠行權

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當謂處斷其罪

蓋以大逆無道蓋以大逆無道遂族郭解考異曰荀紀以郭解事著于建元二年按武紀建

之罪坐郭解也元二年初置茂陵邑三年賜徙茂陵者錢當是時衛

青公孫弘皆未貴又元朔二年徙郡國豪傑于茂陵此乃徙解之時也

班固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

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

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後大夫世權陪臣

執命師古曰陪重也大夫世權晉六卿魯三桓齊田氏是也陪臣執命陽陵

夷至于戰國合從連衡衡從子容翻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

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鷄

鳴狗盜事見三卷報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弃國捐君以周

窮交魏齊之厄事見五卷周報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

以赴平原之急事見五卷報王五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搃

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搃捉持也音尼腕鳥於是背

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背蒲及至漢興禁網疏

闊未知匡改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濞淮南皆招

賓客以千數從才用翻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

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

侯眾庶榮其名迹覬而慕之雖其陷于刑辟辟毗自與殺身

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季路死于衛疾輒之難仇牧死故曾

漢書俠傳游俠此言二無

通鑑卷一百一十八

第廿

十六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見論語非明王在上。示之以好惡。

好呼到翻齊之以禮法。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法。五

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伯讀曰霸夫四豪者。又

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

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

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

行。說式芮翻立氣執。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遊

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要一

色取仁。以合時好。好呼到翻連黨類。立虛譽。以為權利者。謂之

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敗補先王

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奸民。

御覽人
荀悅漢
紀世作
俗於時

四民士農工商也

奸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

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

為榮辱。不核其真。譽音余下同以愛憎為利害。不論其實。以喜

怒為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

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度徒洛翻善惡謬於眾聲。功

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

子犯禮。小人犯法。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競趣時利。

趣七喻翻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

好呼到翻苞苴盈于門庭。聘問交于道路。裹曰苞藉曰苴詩箋以果實相遺者苞苴之又曰苞苴裹魚肉

或以葦或以茅左傳注云聘執玉帛以相存問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

成。而正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

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要一遙翻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

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

又翻覆敷

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偽之行不

得設行下孟翻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

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請求也貨賂無所用息華文去浮辭去

呂翻禁偽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道養之以仁

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姁奪弟妻為姬殺肥如令郢人肥如燕之屬縣

公卿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文帝初王澤始封于燕傳子康王嘉文帝九年嘉薨定國嗣蓋

立四年齊厲王次昌亦與其姊紀翁主通齊孝王將閔文帝十六年受封傳子懿王壽壽傳次

昌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于上曰齊

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眾殷富鉅于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

不得王此王于况翻今齊王於親屬益疏疏與疎同又聞與其姊亂請

治之於是帝拜偃為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

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少詩照翻及貴連敗燕

齊敗補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

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

為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下選嫁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

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主

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張歐

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為御史大夫班志蓼縣屬衡山國春秋之蓼國也音了康曰音六未知其何據蓼侯孔

乞為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百官表侍中加官得出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續

漢書曰侍中比二千石無員漢官儀曰侍中左蟬右貂本秦丞相史往來殿內故謂之

如二公之從才用翻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為太常其禮賜

案此段孔干探發田子白著百常則史而見於太常則史而大辭夫無則史而漢史夫無則史而大辭夫無則史而

公止承
相御史
大其夫
妄自語
明之

御覽
用部
史記
至在

御覽
作申
之

御覽
宜在
支音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
匈奴左右谷蠡王在左右賢王之下。谷蠡音鹿黎。索隱曰：稚持利翻。斜土嗟翻。鄒誕生音直牙翻。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 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
於單音丹。降戶江翻。 以公孫弘為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為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
數所角翻。為罷讀曰疲。 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難乃且翻。 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為布被。食不重肉。
言不重肉味也。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也。 仲夫以三公為布被。與小吏無差。誠節詐。欲以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也。 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尊之。三月赦天下。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為

涉安侯。數月而卒。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為疆國。
降戶江翻。氏音支。敦煌張掖匈奴破月氏。使昆邪王居之。漢開置郡祁連山名。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在張掖西北。敦煌門翻。 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餘眾遁逃遠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
使疏。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聞亡鄉月氏。鄉讀曰嚮。西走數十日。至大宛。
西域傳：大宛國治貴山城。去長安十里。宛於元翻。 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為發導譯。抵康居。
導者引路之人。譯者傳言之人也。康居國治樂越。匿地到卑闐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為于焉翻。 傳致大月氏。
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嬌水南。月氏居嬌水北。 大月氏太子為王。既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
大夏國在大宛西南。都嬌水南。月氏居嬌水北。 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
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曰：要衣領也。凡持衣者。執要與領。言竊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一遙翻。 乃還。並南山。
史記曰：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金城與漢南山。還從宜。翻。又如字。下同。並步浪翻。 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
復扶。留歲。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宋紀九

十九

